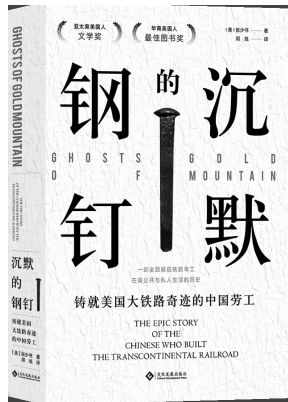


扎根大地的“金色钢钉”

□李钊



2021年11月
文化发展出版社
【美】张少书
《沉默的钢钉》

美国在修筑第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太平洋铁路的关键工期与路段，数万名华工发挥了关键作用，变美国东西部之间的山岳天险为通途，是推动美国成为太平洋大国的重要力量。但铸就美国铁路奇迹作出巨大贡献的华工，在长达150多年的历史中，就如铁

轨上的无数道钉一样，不为众人知晓，在各种官方报道和资料中更是几乎不可见。

《沉默的钢钉——铸就美国大铁路奇迹的中国劳工》是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张少书与其团队，联合国内大学，在收集大量文本资料、文字图片、考古遗迹和后人后代的口述资料后，打捞美国铁路华工往事，还原铸造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历史，了解华人移民美国并逐渐融入的艰辛奋斗历程。

1862年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案》，并于1863年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分为东西两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建，西段工程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仅靠白人工人已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要，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雇用华工，大批华工从广东四邑地区赴美修路，铁路工程后期华工数量多达数万，所占比例最高时达到90%。建造该铁路需要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紧迫的建造工期、极端的恶劣天气、艰难的开山凿岭等，施工的难度让其他地方的工人望而却步，而华工却用最简陋的工具承担着最艰巨的关

键性工程，他们使用箩筐在高达7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用锤子、钢钎等工具和炸药爆破，一寸一寸凿穿坚硬的花岗岩，铺上铁轨。他们在极度严寒中，徒手清理铁轨和路基上厚达9米的积雪。数以千计的华工因山石爆破、隧道塌方、暴风雪灾和其他事故而丧生。可以说，华工们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太平洋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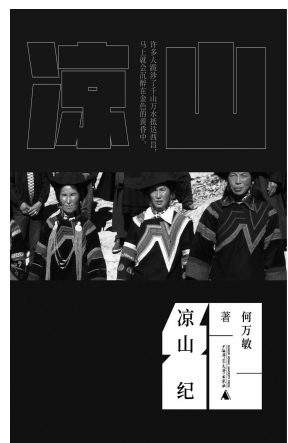
虽然华工们付出巨大代价修建的太平洋铁路，使美国在19世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但与他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和社会认可是不成正比的。华工从事最危险、最艰辛的工种，施工进度是最快的，但他们获取的工资却比白人工人低30%左右，虽然华工通过罢工，迫使公司上调了工资标准，但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的美国，依旧与白人工人存在巨大的差异。在19世纪的美国报纸上，很少见到与华工相关的新闻，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贡献少有人关心和承认，即便偶尔会有华工死亡的事报道，也只是寥寥数笔，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的死亡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他们仅仅是‘中国人’。”而在1969年庆祝该铁路建成100周年的

庆典上，美国官员盛赞该铁路“是一项不朽的建筑成就，对整个国家具有史诗般的重大意义”，自豪地宣称铁路建成，完全是因为“美国人吃苦耐劳”，而只字未提华工的贡献。当时的联邦法律下，华人是无法获得应有的公民权的，对许多骄傲自大的美国人而言，是不可能承认华工所作出的贡献的。直到2014年5月，美国劳工部才正式将美国铁路华工载入荣誉榜，华工群体获得了迟来的尊严与敬意。

1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美国华人已不复当年铁路华工的卑微境遇，华人之所以能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离不开一代代先辈们打拼铺路，更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如今，我走近所在城市的五邑华人华侨博物馆（即书中多次提及的“广东四邑”）。1983年，因地方建制变革，新加入一县级市，五邑成为官方名称，但在海外华人社区，很多人仍沿用四邑的称呼），聆听先辈们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故事，深感要不忘来路，传承精神，无论身处何方，都要成为一颗“金色钢钉”，扎根大地，永远向上。

天高地远 群山浑厚

□王慧琪



2021年9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凉山纪》
何万敏

何万敏的《凉山纪》是一部大书，首先是外在形式的“大”。41万字，16开本，部分印张根据内容的需要，设计者采用了全彩印的效果。而书页中更多的则是一批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黑白图片，展示了大凉山的风土地貌、山川河流、人物种种，既蔚为壮观，又纤毫毕现，拍摄技术堪称一流。称其为大书，绝对当得起。

但我所说的“大”，又不单指这个。在我眼里，它简直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大工程。据了

解，作者为这本书搜集素材，前前后后跑了十几年，说他的这些文字全是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可能并不夸张。不妨引一段他在前言里说的话：“十多年前，我沿洛格路从木里到稻城，穿越香格里拉腹地的‘秘境’；包括在那以前沿着金沙江水由北向南逆行经过雷波、金阳、布拖到宁南四县，追寻即将消失的手工榨糖和人工溜索；连续十几年来在羌族县一个叫依洛拉达的地方，深入彝族聚居区，细心品尝彝族的坨坨肉和泡酒，以及春节人们如何建筑新房；记不清多少次登上螺髻山、小相岭、大风顶，进入甘洛大渡河峡谷、冕宁雅鲁江大峡谷。”请注意，这可不是那位侠客猎奇式的探险或观光，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突发奇想心血来潮，十几个年头呀，数百次背着行囊甚至有马帮跟着的艰难跋涉，餐风饮露，经常还会遇到危及生命安全的各种危险，他用一双记者的更是学人的脚，去走不同历史时期的古道，追踪并寻找那些和逝去的历史发生着紧密关联的一个个体生命的踪迹。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住下来，“听当地人慢慢讲述”，以获得足够丰富的细节。万敏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认为“人总是有故事的，无论欣喜或忧伤”“每个人的人生际会都映照风云变幻中的一些宏大叙事”。凭借自己多年职业记者的敏锐与洞察力，他不光忠实地记录下那些来自现场的所见所闻，以期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历史的真相；

而且善于拂去历史表层的遮挡物，选择进入事件或事物的核心层，包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进而构成他笔下“扎实、丰满、感人、绵延的叙事”方式。另一位也生活在四川的田野考察者、著名散文家蒋蓝先生在为《凉山纪》作序时，对万敏“在探索历史真相的路上砥砺前行，摩顶放踵，孜孜以求”的精神，以及他作为微观史研究者所持“非虚构”写作的立场与切入点等，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十分中肯的赞美，称万敏以“真实、自由、独立人格”等特质为价值尺度，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文本，充分体现了“让一切事实进入熔炉，炼就出文学的纯铁”的纯正品质。

虽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南京一本杂志编辑的岗位上就知道了何万敏的名字，但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拿到这本厚重的《凉山纪》以后，这些日子我不时会在脑子里想这个人，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件我称之为“大工程”的事儿。当然，他在题为《凉山，我的精神高地》的前言里就这个问题有所展开和揭示，我试着对相关要点做以提炼——首先，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他要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山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史和精神史。他给我们讲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率领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进入凉山，并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著述《凉山夷家》的年轻的社會学家林耀华的故事；讲了2000年夏天和当时只有27岁的人

类学者萧亮中在西昌的一次相聚与交流；还讲了未得谋面但对自己认识和表现凉山有过重要启发的52岁便不幸病逝的摄影家林茨先生的作品以及与他擦肩而过的一种遗憾。他敬重那些曾经考察和研究凉山的先行者，他要把他们曾经燃起的那束光亮，织成更大的光带并辐射出去，他试图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建造一方如文化学者韩浩月先生所评价的“外界了解大凉山的窗口”。

另外，是怀有一种深切的怜悯之心。同样他也是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二十五年前他对美姑县乐约乡特大山体滑坡事发后的一个月，对一位27岁彝族妇女幸存者进行采访时，面对“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他内心所经历的一场风暴。他甚至谴责自己没能“尽快赶赴现场”，其中的一句话令我在阅读时震撼不已，他说：“记者的疲惫会有借口，但记者的懒惰永远不会被正在发生的历史所原谅。”这样自省自责的背后，其实正是一颗令人动容的怜悯之心。他能从这位被访者的眼睛里看到属于大凉山的那种“不乞求，不奢望，又纯朴，又坚定”的众多沉默的面孔和身影，他为这样一双双注视的眼睛所感所动，他要求自己“唯有以山之子的身份，进出于大凉山中”。这才有了序作者蒋蓝所评价的，把“他们的恩爱情仇，很自然地成为微观史研究者的着手点”，他以自己的勤勉扎实、真挚坦荡，为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生灵发声。

怪诞而又神奇的卡尔维诺

□禾刀



2021年11月
译林出版社
《最后来的乌鸦》
伊塔洛·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当数《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等，本书亦有多篇精彩之作。在《最后来的乌鸦》里，一位神枪手与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对决，仅剩一枚手榴弹的德军士兵躲在石头后面，神枪手则躲在树丛后面，谁也无法接近谁，谁也无法制服谁，至少在这一刻两人构成一个威胁平衡，直到那只并不懂得战争的乌鸦出现。当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打遍了士兵周围的小鸟，唯独对

飞过来的乌鸦网开一面时，士兵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那只黑鸟，说：“那里有只乌鸦。”话音刚落，神枪手的子弹飞进了士兵的胸膛，乌鸦成了一种打破均衡的“终结者”。

打破力量均衡的不是乌鸦而是心理。当神枪手一次次击落飞鸟时，士兵慢慢形成了神枪手必击落每一只飞鸟的心理错觉。就结果来看，我更愿意相信，之所以没有射击那只乌鸦，这或许只是神枪手的一种心理策略。

卡尔维诺擅长心理细节描写，这一点在《一个士兵的奇遇》中尤为出色。列车上年轻的士兵身边来了一位“高个丰满”的年轻寡妇，在短短的旅途上，士兵上演了一场步步进逼、试探的“大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士兵对寡妇一开始就有预谋，所有的故事只是源自一次无意识的触碰。对于这样的触碰，一般人无论是快还是不快应有所反应，但寡妇没有。正是这样的没有，士兵斗胆发动新的“进攻”，故意制造机会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接近寡妇。寡妇似乎也有意迎合士兵的接近，至少从士兵的角度看是这样的。然而，就在士兵欲趁着列车进入隧道而更进一步时，寡妇出他意料地并没有迁就，士兵最终没能

更进一步。在这个故事里，年轻人强烈的荷尔蒙冲动与内心道德的挣扎形成尖锐的张力，道德的陡然觉醒最终浇灭了士兵内心陡然升起的欲火。

也许这段奇遇只是士兵的一厢情愿，所有的感受只是一种巧合。同样一厢情愿的还有《去指挥部》里的那个人——满以为去指挥部就能令他重生，实际上游击队早已将他定罪为叛徒。这个人最终没能逃脱被处死的命运，但在此之前，他对生的强烈欲望驱使着他产生种种有利的幻想，实际上他的命运根本不可逆转。欲望是可怕的，尤其是那些不可控制的欲望。欲望也常常会令人失去理智，变得一厢情愿。人性的弱点在于，常常习惯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入思考。

《贝拉韦河谷的饥荒》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地处战争腹地的村庄，全村人没人敢冒着炮火外出寻找食物，关键时候犍老人站了出来。犍老人之所以不像大家那样对战争那般恐惧，仅仅因为他听不见炮弹的爆炸声。犍老人最终还是被炸死了，连同他的那头骡子。故事的结局是，那些曾被她救助过的村民把犍老人埋了，然后把骡子弄熟了吃了。这样的结尾

想必会令人五味杂陈，也许我们的潜意识里会责怪村民不近人情，但这样的责怪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在战争环境下，活下去是多么的不易。

在本书的那些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卡尔维诺摆脱了非好即坏的二元法则，也没有试图先入为主地给出什么道德答案，他只是尽力呈现出种种矛盾的对立，而这些矛盾无一例外是战争施加的结果。

卡尔维诺思维缜密，文笔细腻。写到天气的寒冷时他说：“在我们这里，冬天一般是不结冰的——只是早上的时候，一簇簇的沙拉菜会被冻醒。”（《秃枝上的拂晓》）而在另一篇中他又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寒冷是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来到城里的。”（《十一月的欲望》）写到内心的焦躁不安时他说：“大海拍打着礁石，会响一整夜。”（《在酒店里等死》）他对深夜的描写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睡意从夜的深处升起，使他的眼皮里生出了绒毛。”（《路上的恐慌》）……

卡尔维诺就是这样，擅长用怪诞和神奇的文字，形象地阐释各种看似稀松平常实则寓意深刻的状态。